


ZHAO HUA
朝华学术文库

庄子

天下篇荟释

ZHUANGZITIANXIAPIANHUI SHI

西北大学出版社

单演义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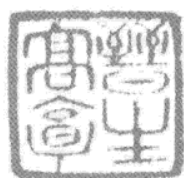
SHANYANYIWENJI

单演义先生诞辰百年逝世二十周年纪念

单晏一著

莊子天下篇章句

高亨



西北大学出版社

新学社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演义文集 / 单演义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604-2655-6

I. 单… II. 单… III. 单演义(1909~1989)-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3129号

单演义文集 · 庄子天下篇荟释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8830330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向阳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87千

书 号: ISBN 978-7-5604-2655-6

定 价: 138.00元(全三册)



觀其妙竅
提要悟新
編羣字鉤玄

蕭一山題



萧一山先生题词

单演义先生1952年照



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1954年）



鲁迅研究室老师合影

单演义先生夫妇与高亨先生夫妇



单演义先生与矛盾先生

单演义先生与竹内先生





单演义先生全家照

2014年11月15日拍摄

小 序

易云：“穷则变，变则通。”中国诸子书注疏之体裁，陈陈相因，了无新义，盖已至贞下起元，穷极变通之时矣。天台宗智者大师之疏解佛教妙法莲华经也，除立“文句”外，尚开“玄义”。玄义五重：一、释名，二、辩体，三、明宗，四、论用，五、判教。西洋焦威德（Jowett）之移译柏拉图对话全集也，除转“正文”外，复著“通论”。通论四则：一、原名，二、析理，三、提纲，四、批判。意美法良，足为矜式。诗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固步自封之注疏家，应知所以从事矣。单君晏一，专攻庄子有年。“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酌采欧西大师译解之成法，一变中国学者注疏之陋规；为千数百年注庄者辟一新纪元，创一新体例，恢恢乎有远略矣！单君拟先以庄子天下篇荅释问世，余喜其变易旧规，独创新体之奇功也，故乐为之序。

一九四八年二月孙道昇序于西北大学

自序

予自束发讽籀，即喜研诵先秦诸子；迨肄业东胶，侍高晋生先生讲席，尤酷嗜南华真经。以是先生于诱启之余，尝命作《庄子》新集释，时以所学戈戈，所识区区，杼柚其空，难以致绩，故未敢率尔操觚。

越三载，予卒业文科研究所，随先生讲续西雍，大命复降，义形于色，小子不敏，重违师意，遂援牍搦翰，黽勉试辑。甫及半稔，而先生西征巴蜀，北旋盛京，云天在望，提命靡获，良用怅惘！然为达成教命，益自奋励，覃思阐幽，竭虑抉隐，旁稽博徵，考同证异，计至今数历寒暑矣，仅将全书初稿辑成。

去年冬，校抄天下篇方竣，适至友张君芝友莅舍，观玩纵臾，愿代剞劂；予始笑而应之，继以斟酌尚疏，义理未备，但有搜集之功，而无独到之见，婉言谢之，终念张君乐成之意，未便过拂，且以斯编虽未臻完善，或可备读庄者之一助，以免其翻检之劳，乃允俟今春交稿，余学识寡浅，竟敢著述且诿之友人付诸梨枣者，恃有先生为吾是正也。蒙先生匡紕弥阙，题名为庄子天下篇荟释；奉接罗雨亭先生、高庆赐先生惠赠，及朱子方先生代购诸书志，增补之后，更承张西堂先生指正，萧先生题词，孙先生赐序，高明先生题签，张君作跋代刊，于兹敬致谢忱焉！

考是篇，虽殿庄书之末，实开论道之首，千岩竞秀，万壑争奇，诚先秦诸子哲理之秘典也。除甄摭古今注释家彬彬之文，又间下管窥之见。蚊翼负山，方诸量海，一得之愚，倘亦博雅君子所不弃欤？

一九四八年三月五日单演义自序于西北大学

重刊版序

单元庄

往事并不如烟。

在人类记忆的大海中，往事被冲刷、洗汰、浮扬、沉淀、凝练、扬弃、升华、重组，构造出文化与文明的今天与明天。

二

走过近 60 个春秋，这本书重新摆到读者面前，不仅是由于学术思想与精神所具有的超时空、超物质、超民族、超制度的文明价值与力量，而且在于现时空、现物质、现民族、现制度的命理机缘。

这本书再版的机缘，来自与著名宗教理论家、台湾大华严寺方丈海云继梦法师的一席长谈。

2005 年春，有感于现实经济化社会的信誉败坏、信念缺失、信仰迷惘，我所在的朝华^①管理学院暨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面向社会举办了公益性的“重塑精神家园”系列讲座，先后有国际与国内的著名人文学者，如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尤西林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前校长李震先生、台湾大华严寺方丈海云继梦法师、美国普

^① 取“朝华夕实”之意。

度大学杨凤岗教授、泰王国国际保健中心首席医官王逸达先生等十余位名师鸿儒,分别从社会伦理、宗教哲学、中医学、宇宙科学、生物科学与人生信仰的角度作了精彩演讲^①。

是年7月16日,海云法师专程从台湾飞抵西安,向朝华学院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作了题为“人生的目的与价值”的演讲。法师一本博大包容、源远流长、六相圆融的华严精神,对人生哲理与大千世界作了鞭辟入里的解析。深入浅出、幽默生动的讲述,令听者如沐春风,如享甘醇,心灵所受之震撼、净化、释迷、启悟,以绕梁三日誉之,实不为过。

话别席间,与法师论及华严宗与儒道释三教源流,转而谈到庄子与《南华经》,不经意间说起先严单演义(晏一)先生上世纪40与50年代著述《庄子荟释》、《庄子索引》之厄运。法师闻之喟然色变,即席而著弟子曰:“我们来出版。”吾一时愕然,急相疏解。法师却斩钉截铁,意不由说。遂有法师弟子华严国际文化教育事业处郑天凯先生的精心策划,经年酌商,周详推进,终令《庄子天下篇荟释》再版问世。

于此校本付梓之际,遥对南天,铭感法师之大义;心仪神往,告慰先严以释怀;继此机缘,于百年辰日,将《庄子索引》及与当代文史名家书信集等遗文存稿整理出版,以了却遗愿,亦期为学界裨益二三。

三

先严单演义(1909—1989)原名晏一,字慧轩,安徽萧县(原属江

① 近期拟将部分演讲稿辑集出版。

苏徐州)人。自幼家境贫寒,奋发苦读。30年代末入西北大学后转山东大学,师从国学大师高亨(晋生)、蒋秉南(天枢),萧一山(号非宇)诸先生。因慧敏勤勉,深受师长器重^①。自文科研究所毕业执教西北大学的短短几年间,先后完成《庄子通论》、《庄子荟释》两部专著。其中《庄子荟释》凡卅三卷逾四百万字,为高先生命题之作。此书一变国学注疏之传统,于“弥编群言,钩玄提要”(萧一山)中独辟新体,发微穷义,颇得诸师嘉赏。1948年4月,在高先生及先秦文史名家罗根泽、高庆赐、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张西堂,以及张芝友、孙道升诸师友支援帮助下,先行将《庄子天下篇荟释》校竣付梓,高亨先生亲为书端,萧一山先生题词。

是月,适我出生,家中双喜临门,父亲为我取名“元庄”。

按父亲计划,拟继《庄子天下篇荟释》之后,将其余卅二卷本,相继誊清发表。然而时事更迭,1949年后,学制改变,因父亲所授大一国文深受学生欢迎,驻校军代表一再要求,父亲只好忍痛割爱,改治中国现代文学。这部书稿遂束之高阁,一拖竟是几十年。人生功业之虚置,令人扼腕。

由此路向转换,开始了父亲曲折多难却充分展现他严谨治学、勤力开拓、坚韧顽强、敦朴仁厚之人格,悟彻荣辱又几多遗憾的后半生。

父亲虽蒙习旧学,却于新体诗文及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作品

① 在半个多世纪中,我们家与高先生、蒋先生家情感至深,过往甚密。先严尤受晋生先生关爱。先生离陕北执教,将物品托留我家,父亲为先生筹措路费。先生迁居北京后,父亲去北京总住先生家中,1975年先生携夫人及小女高云专程来西安小住数日,先生将他的著名词作《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书写赠我(附见照片)。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革初曾流传为毛泽东所作。为此康生还专询毛泽东,毛言:词写得不错,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据说文革中毛点名保护的两名教授,其中之一即为晋生先生。今人不论对毛作何评价,先生在中国之学术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颇为爱好。30年代在家乡执教,就多授鲁迅、郭沫若诗文。抗战初期,在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编辑教材时,曾创作表了许多抗日救亡诗文。执教西北大学后,父亲曾为益仁会计学校教授国文,此间编选出版了《大学文选》,内收现代文学大家的诸多优秀代表作。自接受组织指令后,父亲于继续庄学研究的同时,将鲁迅先生的作品作为主研方向,在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中迅速取得突破,创建了国内最早也是西北地区第一间鲁迅研究室,开设了鲁迅专题研究和现代文学系统课程,出版了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鲁迅讲学在西安》(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当他在这一新领域奋力开拓之时,不期横遭飞来之祸。1953年至1955年间,为研讨学术问题,父亲与胡风先生的“泥土社”有书信往来。肃反运动一开始,父亲即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嫌疑分子”,家中遭搜查,个人被监控,停职“反省”达10月之久。由此运逢华盖,无庸一一。至文化大革命,既“触及灵魂”,更触及皮肉,父亲所蒙之凌侮并殃及家庭,只能以“不堪回首”谓之了。

父亲是坚强的。这种坚强首先表现为逆境中的执著、坚韧与勤奋。

在接踵而来的祸难中,父亲以学术之“静”以应政治之“动”。在开设新课,著述出版《鲁迅讲学在西安》的同时,编撰了数百万字的《鲁迅行年考》、《鲁迅年表》、《鲁迅研究的书目提要》、《鲁迅思想的分期与发展道路》等,搜集整理了《康有为在西安》一书的系统资料。尤值一提的是,也就在政治运动直击知识分子的1957年,父亲编纂完成了60万字的《庄子索引》。这部工具书针对研习者索检《庄子》章句之烦劳,流行辞书中中国字皮擷法之困难与几多误讹,受叶圣陶先生所编《十三经索引》启发,以新体编辑,并附多种检字方法。高亨先生曾亲为校阅并检验,于几分钟内将诸多典故、章句一一查

出。先生“不禁拍手称快”，亲为序予以誉荐；先秦文史大家唐兰先生建议作部首检字表并签署封面。然而，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人人唯避“厚古薄今”责难于不及，此类书自难问世出版。

文革罹难，白日遭批斗，晚归洗除污墨，父亲继续伏案述作。历经了多次“运动”，学术研究于父亲，实在已不是兴之所至，而已成为生命之依托，精神之最后防线和避难所。在这段至今犹令人伤怀的日子里，除了不知何时骤至令人心惊肉跳的砸门声、批斗广播和不断传来的“死有余辜”的声讨声外，一切于我们都是黑漆漆一片，不知希望在何方。父亲常对我说：“我相信自己是好人，我不能死，死了一切冤屈都搞不明白。这样（指文革的动乱）不会长久，学问总还是要做的。”我明白，此时，对父亲来说，唯一的寄托，就是“学问”。在中国，“学问”二字是带血的。“学问”就是做学问者的生命。但是，在那可以随意草菅人命的岁月，父亲心里也很明白。为了防止不测，一日，借沉沉夜幕，他要我将这些珍贵典籍手稿书信，偷偷转移到我下乡插队的农村，藏匿于一位视我如亲子的大爷家中，直至“文革”结束……

时至今日，每忆此峥嵘岁月，我便情感难抑。苍天在上，黄土地、农村、农民，于我，于父亲，于中国文化，于中国文化人，是根，是生生护育的真正父母！

1978年后，父亲与国家一样重沐春风，作为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成为他一生最多产的时期。短短10余年中，先后在海内外刊物发表60余篇论文，编撰出版了《鲁迅与郭沫若》、《鲁迅与瞿秋白》、《鲁迅小说史大略》和200余万字的《郑伯奇文集》（合）；考证填补了现代文学中的诸多空白；补订再版了《鲁迅在西安》；编辑了10多种现代文学教材；另有《茅盾心目中的鲁迅》及与中外现代

作家书信集注^①也已编注大部。在奋笔著述和指导研究生的同时,父亲先后担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理事,陕西省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二届会长,陕西省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等一系列学术职务。此时他已届古稀之年。外人无法知晓,如此数百万字的著述,是怎样在历次运动蒙受审查、批斗、凌辱、下放农村改造、关牛棚的恶劣环境中,在蒙难书写一份份认罪书、交代材料的同时,在文革后,承担繁重的教学与社会活动之余,一笔一笔累积完成的。

父亲治学,不拘传统,勤力开拓。

父亲一生严谨治学,耕耘劳作于先秦与现代、庄子与鲁迅两个相距遥远的领域,以上千万字的著述和探析,为自己铸就了学术的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同时展现了积极开拓的精神。在庄学领域,父亲的《庄子荟释》、《庄子索引》所透见的严谨治学与勤力开拓精神,得到高亨、萧一山、唐兰、蒋秉南诸先生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现代文学领域,父亲虽被称为“资料学派”,但他不仅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填补了诸多学术空白,澄清了不少历史“公案”,而且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西北地区,组建了最早的现代文学与鲁迅专业教学研究体系;创办了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鲁迅研究年刊》;与著名学者共同发起创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在国内率先推进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在全国率先招收鲁迅研究专业研究生。大陆第一位现代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王富仁,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在现代文学这片新开垦的处女地,父亲的研究被国际

① 内中包括父亲与许广平、茅盾、郭沫若、曹靖华、赵景深、李霁野、李何林、楼适夷、萧三、丰子恺、沈尹默、张向天等,以及日、法学者竹内实、田耕三郎等几十位作家往来书信。

学者誉为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

父亲为人，明理至悟，仁厚宽容。

父亲待人之宽厚，在学界有口皆碑。由于自幼贫寒，父亲不仅生活简朴，勤俭持家，尤对农村来的贫苦学生尽心呵护，屡屡资助。据一位学生兼同事回忆，父亲自 50 年代起，资助困难学生及年轻教师至少有二三万元。这在家中 10 余口人依赖父母亲仅 300 元月工资的拮据条件下，可见其精神。学界弥尘，由于“历史问题”及学术异见，父亲一生所受非难，常令亲友同事为之不平。然而父亲却一袖拂之。

阅历沧桑人世，父亲愈益明澈大悟，深知读书难，教书难，做学问难，做人更难。故而愈到晚年，愈发执此品格。最能显现出父亲人格的是一件他从来未提及的往事。2003 年春节，我应邀与父亲故旧广电总局副局长同向荣先生及陕西省广电局的几位领导用膳。席间陕西省广电局的一位领导对我讲到一件令他们感动的事：“文革”结束，清理“三种人”和“造反派”，对分配到省广电局的一位曾为父亲“专案组”负责人的西北大学学生进行审查。调查人员已知晓此人对父亲所施劣迹，但在向父亲查证落实时，父亲坚不回复，反而一再说，自己年岁大了，说不清了；文革中年轻人犯错误难免，旧话不要再提云云。若此两次三番，调查人员一无所得，汇报至局内，一时传作奇闻。

也许，正是因为承续了中华千年师生之情缘，使得这位满负着生活磨难、累累创伤，终而在晚年赢得应有声望的老人，在动荡的 1989 年初春，对满怀赤诚爱国之心的青年学生的境遇，充满了深深的忧虑。这年 4 月，父亲已因一生劳苦，心脏大面积坏死，生命处于危险关头。但凡晚间“新闻联播”，老人必强支羸弱身躯，收看时事报导，每毕皆言：“这怎么得了。”不知是言国家还是言学生。寥寥几